

## 《春秋二胥》：平实中见风雷

文/杜俏俏

近日，上海京剧院推出新编历史京剧《春秋二胥》，这是继《曹操与杨修》《成败萧何》之后上海京剧院的又一部力作。虽然这三部戏都是利用历史的“留白”进行串联，使两个主要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，但事实上该剧展现的更是一种创作理念，即贴近时代精神，体现人文关怀。

《春秋二胥》中的主人公伍子胥对戏曲观众来说并不陌生。《文昭关》中那个一夜白头的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，“一轮明月照窗前”的唱段更是脍炙人口、家喻户晓。这使人们对背负着灭门仇恨的伍子胥充满了同情。然而《春秋二胥》的故事情节是从伍门惨案19年后，伍子胥领吴兵杀到楚都郢城脚下说起。其时伍子胥的仇人平王已死，其子昭王即位。伍子胥仇恨难平，誓要踏平平王棺柩，水淹郢都，引吴兵灭楚。水淹郢都是伍子胥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致命伤，就像剧中申包胥所说：“你执意淹城，身上背负的冤魂岂止是三百口！”以一己私仇而戕害一城百姓，实是不义之举。但若是这仇恨就此放下，就是正义吗？三百口冤魂尸骨无存，而昭王却享受国葬待遇，屈死的就让他屈死了吗？血海的深仇是一句宽恕就可以轻易了结的吗？世人怎样看这样的正义？为恶的得不到惩罚，这善要怎样彰显呢？历史将伍子胥推到了两难境地，人物的内心是痛苦的，在矛盾中挣扎前行。

而另一个人物申包胥当年义释伍子胥，是这个世上唯一能牵动伍子胥的人物，但在伍子胥的复仇行动中却站到了他的对立面。让两人背道而驰的正是各自坚持的道义，即伍子胥的“替天行道”和申包胥的“家国之道”。历史上申包胥对于伍子胥执意复仇曾对答：“勉之！子能覆之，我必能兴之。”后来他确实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19年前放伍子胥是出于道义，19年后阻伍子胥复仇，仍然是出于道义。于是，这一对生死故交因自己的“道义”分道扬镳。

该剧并没有给出孰是孰非的判断，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，只是将人物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让他们因循内心的召唤前行。这一个发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故事，抛出的是关于仇恨和宽恕的命题，却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。

在当前戏剧艺术大手笔制作的背景下，摒弃华而不实的花架子，又不让观众有乏味之感，该怎么做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说传承和发展，可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？《春秋二胥》显然没有脱离戏曲本体，是遵循京剧规律的一部戏。全剧共四场，主要人物五位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

节，没有花哨华丽的舞美制作，靠什么吸引观众，让观众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不起堂？《春秋二胥》给我们的答案是：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，动听的唱腔设计，纯京剧的舞台呈现。

两位导演都是京剧演员出身，从戏中能看出他们崇尚多年的美学追求：坚持戏曲本体，展示简洁之美。舞台表演区只留一块平台，一目了然。舞台设计给舞台做减法，等于给演员的表演做加法，也等于给观众的想象做加法。《春秋二胥》的舞台运用了模块的自由拼接构建表演场景。这些模块既是王宫、城池，又是宗庙、战场，这和戏曲中“一桌二椅”的象征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在空旷的舞台上，导演通过演员身段、调度运用，让观众看到申包胥送别伍子胥时的苍凉、将士攻城的惨烈，更绝妙的是伍子胥祭父一场，导演让演员手捧灵牌，向着观众哭祭，一下子拓展了舞台空间，观众仿佛参与其中，这大大增强了戏剧感染力。

全剧最出彩的当属唱腔，抛开演员深情并茂的表演和扎实的功底不谈，唱腔设计续正泰就是业界的一块金字招牌。演出现场不时能听到观众跟着演员哼唱，唱段的旋律耳熟能详，又贴近人物，感人肺腑。伍子胥在“哭灵”一场有一大段成套的反二黄唱腔，用来抒发他背负家族仇恨19年的复杂情绪，从导板起，接回龙、慢板、原板、摇板、踩板，以无伴奏的清唱散板结束。人物情绪在这样一套唱腔中，时而悲怆，时而激愤，表达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禁不住悲从中来，潸然泪下……有人问续正泰编唱腔的窍门，续正泰认为“编”这个词不准确，他总结为八个字“由情而生，由感而发”。不是去编，而是情绪的激发，是发自肺腑的感觉，是此情此景全身心投入进去后萌发出来的旋律。当人物情绪用语言、行动不足以表现时，就要借助音乐，这也正是戏曲较之话剧的优势所在。

当然，《春秋二胥》还有尚待改进之处。戏中有些调度太过随意，削弱了原本很强的戏剧性，很是可惜。比如：最后一场伍子胥得知申包胥放走了仇人之子楚昭王，他的心痛、愤怒无以言表，用手直指申包胥说不出话来。这时台上两个人物应该都是静的，有造型感的，伍子胥的手指应该像一把剑一样戳向申包胥。但是，此时的申包胥突然从左到右走了一个调度，一下子削弱了这个动作的力度。又比如，申包胥将残损的伍氏灵牌送到伍子胥手中，接着有一段唱，唱的时候伍子胥背身下跪，用布包裹灵牌。这是可以触动人物反思的一个动作，伍子胥这个动作应该强化，可惜的是草率放过了，而且这时申包胥的一个走位正好将伍子胥的动作遮挡了。另外，演员的演唱虽然深情并茂，满弓满调，叫好声不断，但有些地方还是应该从人物出发，从当时的情绪出发沉下来唱。一直处于高亢的情绪之中，反而失去了表演的张力。所谓一张一弛才是正理。就剧本上来看，前面对二胥之情的铺垫不够，生死之交这一基础还需加强。目前申包胥因为放走伍子胥被关入死囚牢是暗表的，不如直接表现出来，只需要几句台词的交代，就可以突显申包胥的牺牲之大。

上海京剧院通过《春秋二胥》这部新戏再次成功地表达了其创作理念，即在平实的本体中彰显丰厚的人文价值。《春秋二胥》不论从观赏性还是艺术性上说，都是一部上乘之作。期待它进一步打磨后在舞台上绽放光彩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）